

聖教  
益世  
徵效

北平西什庫遺使會印字館第四次重印

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印

聖教  
益世徵效

北平主教滿准

聖教益世徵效

序

聖教益世徵效一書 果何爲而作哉 爲聖教當  
未廣揚之時 而預表明其廣揚之效也 蓋聖教  
所傳者 昭事之學也 其教至真至正 凡爲聖  
爲賢之道 修齊治平之則 盡性致命之由 善  
生福終之路 無不咸備 而且各臻其極焉 如  
此盛典 豈容存而不論也哉 粵自利氏瑪竇之

傳教中華也 躬詣闕廷 貢獻方物 神宗召見  
便殿 顧問聖教要旨 及民風國政等事 三朝  
宴勞 當時名公巨卿 如大學士葉向高 大宗  
伯馮琦 僉憲馮應京 都諫曹于忭等 相與質  
疑問難 著爲成書 曰 天學實義 馮公爲叙  
弁其首而梓行之 厥後大臣 每每舉薦于朝  
如大學士徐光啟 太僕卿李之藻 奏曰 西洋  
利瑪竇 其人格物窮理 直臻前賢 與之講論

天地原始 七政運行之理 一一從其所以然處  
指示確然不易 較我中國往籍 多所未聞 大  
率與天相符云 迨至民國 聖教昭明 倍於前  
朝 其所歉於心者 特未至於廣揚耳 竊思其  
故 誠因我國人民 久已惑於邪說 牢不可破  
其書汗牛充棟 幾遍全國 其中文人墨士 不  
勝指數 祖父子孫 習染既久 誠有未易除革  
感化也 是以聞聖教者 非目爲立異 即指爲

一門 往往置焉不究 間有究焉者 猶每不得  
其指歸而中止 況乎林林之衆 從未聞焉者尙  
多也 孰非以僞淆真之故哉 余辱蒙主恩 開  
我聾瞶 因感戴之深 故不揣踈淺 聊述聖教  
益世徵效十章 總欲表聖教之實益而已矣

聖教益世徵效

一端志向

嘗考之詩曰。天生蒸民。有物有則。凡物皆有一定之則。豈人心獨無一定之向乎。夫人心之有定向。猶射者之有標的也。設人心無定向。事皆難成。射者無標的。矢俱忘發。以此觀之。志向之所關於人。豈不巨哉。故自唐虞三代以來。聖聖相傳。道統至純至正者。誠因定向惟歸於一也。堯曰。欽若昊天。舜曰。洪水警予。臯陶告禹曰。無曠庶官。天工人其代之。益贊於禹曰。惟德動天。無遠弗届。仲虺誥湯曰。欽崇天道。永保天命。湯誥於衆曰。惟皇上帝。降衷於下民。若有恒性。詩謂文王陟降。在帝左右。武王曰。天佑下民。作之君作之師。觀古帝王所向者如此。風俗焉得不厚。民情焉有不善。故凡論治道者。必以唐虞三代爲隆



也。迨至秦時。典謨付於烈焰。漢時佛教流於中國。晉時清談徧於朝野。釋老之說盛行。人心之向愈迷。宗釋者。誤認心性爲主。背却造物之大原。宗道者。崇尚虛無爲根。不識昭事之正義。自此以往。二氏流派。千蹊百徑。不可窮詰。無非引人以謬向也。不知人心之向。差之毫厘。謬以千里。其終必墮於惡途。如行路者。南轅北轍。不但不能其至所。且愈行而愈離矣。其可勝嘆哉。至明神宗時天眷中華。鐸音遠來。正向之義。昭如午日。凡人之思言行爲。自有準則。其終必歸於至善也。之古之時雖知正向。尙未全明。譬如四方行客。欲赴京師。諮道於人。答者但指之曰。京師在何處。行何路而已矣。他無所及焉。今聖教於人所歸宿。不但指其在何處。行何路。並指其險易之序。資斧之費。旅途之伴。必引之至於所欲之地而後已。其洪恩之重爲何如哉。倘天下之人。皆能



遵行之。則思行言爲總無二致。其春風和日之景象。可想而知矣。故予曰。治世之道。必以定向爲首義也。

### 二隆忠孝

從來聖經賢傳。無不以忠孝爲大端。朝廷里巷。莫不以忠孝爲首務。其理之真切。車大概可知矣。然天下忠孝者恒寡。而不肖者恒多何也。豈以此爲不美哉。惟不知其原焉故耳。今兒童未立室家之際。皆以愛親敬長爲懷。書生未登科第之日。每以致君澤民爲念。未幾而婚矣宦矣。非復前日之志矣。其故何哉。亦惟不知其原焉故耳。夫天主生此蒸民。明將忠孝之德。頒印恒性之中。故人當童幼。中心未染習俗之污。本性常發自然之光。迨夫已宦已婚。聲色貨利交競於前。愛惡驕吝各伸其用。漸習漸遠。不能遂其初願矣。可勝惜哉。殊不知人世之順遂窮通。錯綜變

化不可名狀者。總爲吾人定品之權衡也。閒嘗觀人於居常之時。無不欲盡忠孝履仁義。而不自甘於不肖。至于艱難頽乘。利害互勝之秋。而進退可否詳審取捨。一斷以自由之權。確然不苟者。往往而難焉。故金非煅煉。不辯真僞。玉非琢磨。何異頑石。必遇盤根錯節。乃以見鋒之利也。古今英哲賢俊。待君父儼如神明之臨。常懷愛敬之志。若夫庸惡陋劣。每於盛衰權勢之間。而作依違向背之計。殊不知。君非自爲君也。父非自爲父也。有命之者也。命之者誰。即忠孝之所以然。普世之大君大父。吾所稱天主是也。夫君父明察。有見不見之地。恩施有到不到之處。而天主鑑臨。不論明暗獨衆。不論遠近內外。無不通照透徹也。誠能知此。則君父之義命。即天主之義命。忠孝於君親。即忠孝於天主。君父所代者。天主之權也。世豈有無君無父之人乎哉。亦惟於命君爲吾

君。命父爲吾父。命吾爲吾君之臣。命吾爲吾父之子者。深加之意焉可耳。

### 三和家庭

從來家庭啟釁之積有漸。失和之故多端。或父子陌路。或兄弟參商。或夫婦猜嫌。是豈其秉彝之初心哉。緣夫利欲薰心。妬怨紛乘。一己之私已難克判。兼以貧富相形。競尙弗一。流俗之染更不易免。以致父子兄弟夫婦間。情誼睽違。而倫理紊亂矣。其在愚者。止以當前之苦樂爲奔馳。其在智者。又以身後之賞罰爲疑似。此皆不明聖教之故也。夫聖教要規。上愛天主。下愛衆人。愛人如己。讐不相復。使人人知其所以然之義。則萬里而外絕無乖異。一堂之內烏有不和睦者乎。蓋所謂上愛天主者。非徒心焉愛之也。必表著於躬行焉。躬行無他。各盡其當爲之分而已。夫各盡其分者。天主之命也。既云愛主。必遵主命。主命不遵。

即非愛主矣。所謂下愛衆人者。正以表愛主之實也。不能愛人。而云能愛主者。特虛語耳。衆人無不宜愛。矧同室之人乎。所謂愛人如己者。蓋凡人無不有己。即無不愛己也。至於愛人亦如之。欲立欲達。通之於彼。好福好壽。公之於衆。此愛德之準也。所謂讐不相復者。其中包無窮之奧義。莘身後之福報。正以能全其愛德也。倘人有愛德。則心氣和平。而必親親長長。無凌犯上之愆矣。雖曰人非聖賢。誰能無過。然而聖教又有悔改之規。賠償之禮焉。即如兄賢弟愚。弟偶因事得罪於兄。兄必以正理教之。俟其自改。不久而弟必引過兄前。求赦其罪矣。何也。因兄能愛弟。弟反欺兄。此罪在孝敬父母之中。天主教愛人之律所首誠也。故當告解之時。弟既明陳其罪。仍於本罰之外。詣兄自責。如此而夙愆猶不盡釋。天性猶不盡復者。未之有也。一事如此。他可推矣。况

乎家庭骨肉本無深怨。初不過因乎一言之忿。一事之謬而已。倘能仰體主命。少有嫌隙。即思喻解。外弗形於色。內不擾其心。人非木石孰不知悔。而又何至於宿怒藏怨也哉。噫。聖教美善更難僕數。而人但明其要規。必思愛主愛人之義。而力行之矣。苟能盡力行愛主愛人之義。則雍和感孚。由家而國。由國而天下。唐虞三代可坐而致也。豈止於庭闈平善而已乎。

#### 四美風俗

嘗聞之孔子曰。里仁爲美。擇不處仁。焉得智。可見習俗之薰陶。倍深於父師之督責也。今有人焉。或入芝蘭之室。必知其爲香也。或入鮑魚之肆。必知其爲臭也。凡有忘其爲香爲臭者。久而同化故也。習俗之或善或惡。久而同相化焉。亦若是而已矣。然則四方風土不一。所尚各殊

其間背謬虛妄者。不勝枚舉。其反正闢邪之道。莫善於聖教廣揚矣。夫聖教之所以勸人者。敬天主也。遠異端也。崇正理也。尚仁愛也。此義一著。人心知向。所信者一主之尊。所闢者邪祀之非。所由者蕩平之路。所存者篤厚之念。其猶有背謬本原之人乎。無有也。其猶有虛妄不經之事乎。無有也。雖晚近陷溺蔽痼已深。而移風易俗亦非朝夕之力。然好善惡惡人情初不相遠。此唱彼和。前呼後應。未有不相隨而至者也。竊見世風不古。往往以貴凌賤。以富欺貧。以強壓弱。以智蒙愚。至於富貴智強貧賤愚弱。同等之中。又彼此惡嫌而不和睦。每以損彼利此爲心。不念四海兄弟之義。此其背天主生人之原意實深矣。夫天主生此蒸民。其間貴賤貧富強弱智愚。諸品不一者。蓋治世之規模。自然之理勢也。窺其意旨。本欲使貴養賤。富濟貧。強護弱。智教愚。又欲使賤奉貴。

貧役富。弱扶強。愚承智。彼此共相資助。以成其各品之善德也。而豈命之相爲魚肉乎。奈何今之富貴強智者。每以非理相加。而貧賤愚弱者恒懷報復之志。則皆入於罪戾矣。豈非魔之一網。而遂多被其傾陷也哉。主教人曰。爾等相愛此予命也。又曰。爾等相謙相下。我不願爾之有爭也。夫聖經之旨。義亦甚無窮矣。世間諸善。何莫非天主所命。惟於相愛。則曰予之命也。世間諸惡。何莫非天主所禁。惟於相爭。則曰予不願也。觀乎此。則聖意之取捨。確有攸在。而升降禍福。亦從此而分矣。誠使普天率土。凡我同類。莫不以經言爲競競。而相歸於和睦謙讓。惟恐或後。尙何習風不淳之慮也乎。任教化之責者。亦其於聖教加之意焉可耳。

## 五免饑寒

衣食者。養命之原。農桑者。衣食之本。凡帝王圖治。未有不以此爲要務者。或製爲詩。或繪爲圖。以便吟誦披閱。如躬覩其艱難勞瘁之狀。豈徒然哉。誠以黎民生命所關。寓目警心。而惟恐少有遺忘也。民之爲道。有恒產則有恒心。無恒產則無恒心。此必至之勢也。然編氓之中。有恒產者嘗少。無恒產者嘗多。其故何也。蓋自三代以下。田不井授。凡高阜沃腴。多歸於巨室富豪。而平民所餘者鮮矣。不得已而種富人之田以納其租。名曰佃戶。此等窮黎。大有之年。僅免饑寒。中平之歲。即費躊躇借貸。而一遇饑饉旱澇。咀糠粃。茹草木。甚而典身鬻子。骨肉分離。可勝浩嘆哉。當是時也。州縣非無申報之例。政府亦有賑濟之舉。但路途往返。多費時日。又加以典司撓阻。胥吏中飽。民間之得實



惠者。幾何哉。况積貯有數。窮乏無算。又焉得人人而濟之乎。此猶就夫丁壯者言之也。至於鰥寡孤獨老弱殘疾之輩。平時已難生活。更遇此際。其苦尙可問哉。故天災流行。全仗廉明官府仰體君仁。而曲爲措置。又賴慈善富室。憐念同胞。以分惠周急。上下一心。庶幾乎貧者得延殘喘乎。但富實之家。往往向義者寡。私財者衆。自顧身家之飽暖。坐視凍餒而不救。此緣未知天主聖教之故也。天主生人。莫非一類。其所以貧富不等者。正欲其彼此相助。同趨升天之路。以至永福之域。而顯夫造化無方之妙也。富者欲其好善樂施。廣行哀矜之事。經曰。哀矜者乃真福。謂其將蒙哀矜已也。豈非富者升天之路乎。貧者欲其安分不怨。得專向道之志。經曰。神貧者乃真福。謂其已得天上國也。豈非貧者升天路之乎。倘使人人能明此意。富者自不背奢侈貪吝。甘取罪愆。凡所

用度惟視義理。除自需之外。自然施捨貧乏矣。何者。不施貧乏。適自阻隔其得永福之路也。貧者亦少越分妄求。自毀福基。凡事必思勤儉有益。愈甘於淡泊。而無怨尤之心矣。何者。知艱難爲上天之價也。且也富者不但能施。尙有歡欣勇躍之心。惟怨其所施之不周。貧者不但守分。尙懷受人欲報之念。惟怨其操之不堅。若是者。豈止於免饑寒而已哉。更交相循循引入義理至善之地矣。聖教大行。休美之效夫豈淺鮮者耶。予日望之矣。

### 六弭盜賊

盜賊者。喪心滅理。不特爲法律所難容。抑且爲清議所不齒。何者。以其爲生民之害也。然始惟害人。其終則害己。盜賊寧不知哉。由於所以致之者。其故多端也。爲治者。可不清其本原也哉。凡人幼時。須賴父

母師長。責以義方。苟或失教。根本已壞。日後僻行靡端於此矣。其故一也。及其強壯血氣方剛。邪朋損友。不知勸勉向正。引入匪類。日積月染。習若性成。其故二也。抑且家道艱難。衣食不繼。啼饑號寒。素無操守。臨機狂爲。其故三也。而又加以貪官墨吏。枉法取賄。煩刑中飽。令民不聊生。冤憤沉積。皆足致盜。其故四也。故致奸雄之輩。狡黠之流。脅誘流亡。嘯聚成群。指除貪爲名稱。借救弱爲口實。作亂犯上。無所忌憚。良可嘆哉。夫民之爲道。一失教養。則近禽獸。故爲治者。雖飭保甲。設巡捕。嚴考察。然不清其源。徒塞其流。而欲家喻戶曉。洗心革面。勢必不能。試觀有明末造。遍地竊發。其初不過餬口遮身。鼠偷狗盜而已。緣爲治者不善處置。漸至烏合。跨州連郡。塗炭生民。遺患政府。名曰流賊。而其實皆窮民。此故由於御之失道。要亦因乎黨

塾不講。習俗不善而致之然耳。倘使聖教大明於世。人人皆知。訓戒子弟爲父兄之天職。規勸族類爲朋友所當然。富餘者。識施濟爲致福之重價。貧乏者。識艱難爲養德之礪石。有無相濟。緩急相通。人無十分困苦。雖賞之不竊矣。矧爲上者尙清正之操。又何有乎貪污之行。在下者守順命之條。又何思乎非分之事。夫如是。未嘗鯁鯁焉求弭盜賊也。而自無盜賊之可弭矣。語曰。源不濁而流自清。又曰。揚湯止沸。不如灶底抽薪。誠有味乎其言之也。噫。聖教之理美善之海也。普天至聖率土大賢。莫不由此。弭盜一事又奚足言。顧滄海餘波。無非奇效。是知內聖者。外自王也。猗歟盛哉。

## 七急公課

書曰天佑下民。作之君。作之師。蓋兆民之衆。無主則亂。秉彝之性。非教則愚。故天主爲之生聰明睿智者。設立刑政。以撫治之。申解理義。以化導之。上行下效。一道同風。此治天下之大權也。然事必有公私之分。行必有先後之序。在國必先君王。而後身家。在家必先父母。而後妻子。在身必先靈魂。而後肉身。在天下必先主命。而後人已。雖其間有緩急大小之不同。要必以義理所在爲重焉。何者。義理所在即主命所在也。所以大禹三過其門而不入者。先君也。大舜完廩浚井而不怨者。先親也。孟子謂立其大體。小體不能奪者。先靈也。易曰。作樂崇德。殷薦上帝。先王命也。古之聖賢。于公私先後之間。必循循而不敢移者。有如此。何今之人。于君公長事。則多視爲泛然。而勉強應之。至于身

家私務。則盡其謀畫。而不遺餘力焉。亦弗思之甚矣。殊不知公重于私。義先于利。因公傷私。所私雖傷。公者尙存。因利害義。利雖暫得。終亦必亡。此一定之理也。是以爲臣者。固宜以軍國爲重。而爲民者。尤當以公課爲急。每見鄉里小民。于出糧納稅之際。往往揆遲不肯當先。度其私意。或恐人疑其富厚。或冀君免其租稅。至于差徭役使。非設計躲避。即半塗脫逃。此等習風。皆因聖教尙未大明之故也。倘使聖教大明。人人皆知。官府所代者朝廷之權。朝廷所代者天主之權。則凡大小公事。無非天主教命之所在。苟誤國家賦課。即犯十誡天條。自必盡心竭力。惟恐或後。差催票拘又奚庸乎。如此則府庫允餘。而國用匱乏之憂。可永遠絕矣。斯時也。普天之下。一道同風。上下一體。惟以公義爲力行。天福爲歸宿。而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之實際。如懸書露布。雖愚

夫愚婦。可以能明。可以能行。可以能得。經稱聖教。譬如太陽。不出則已。出則大明。誠哉是言也。

### 八簡政刑

孔子曰。文武之政。布在方策。舜典曰。象以典刑。惟明克允。蓋政府公事皆謂之政。禁惡除奸皆謂之刑。政刑攸當。則民得其所矣。但民人至衆。政刑至繁。爲政者難於獨理也。因而論道分職。戶口籍以知事縣佐。有司統以巡按將軍。無非爲民而設也。古曰。民爲邦本。本固邦寧。正此意耳。然治民之要務。又在於教養。善爲牧者。立學校以教之。制農商以富之。去煩苛以安之。明賞罰以輔之。不至于民安物阜。遂生復性焉不止。但夫牧民者。雖賢智不乏。亦間有不肖。罔念宣化之職。任用之重。枉國法度。剝民脂膏。處世不公。聽訟不審。以致政刑紊亂。

小民將安所措其手足哉。倘夫聖教之廣揚也。凡爲官者謹記政府拔於萬人之中。立之百姓之上。爲民父母。其重爲何如哉。而敢苟焉已乎。故一人無衣。曰我寒之也。一人無食。曰我饑之也。一人向惡。曰我政教之未至也。一人蒙冤。曰我司法之未情也。其所以如此謹慎者。無非爲人命攸關。政府任重。臨深履薄之畏。執玉捧盈之戒。不可少弛也。是知爲官者。最難之事也。近而觀之。一己之身尙難克治。一家之內尙難感化。而況於治千萬人之身。理千萬人家乎。苟非才德饒餘者。必不能勝其任矣。故能勝其任。則政府褒獎。萬民感德。流芳千古。尙獲身後無窮之福澤。倘不勝其任。則政府黜罰。萬民唾罵。遺臭萬年。尙罹身後無窮之誅戮。誠能明於此而躬行之。則政自簡而刑自清。有虞無爲之治。西周刑措之風。將不得專美於前矣。是在牧民者。所當自勉之也。



## 九嚴武備

帝典曰。臯陶蠻夷猾夏。寇賊姦宄。汝作士。此首命士師之官。合兵刑而一之也。蓋古人因天秩而制五禮。因天討而制五刑。大刑用甲兵。中刑用刀鋸。大者陳諸原野。小者致之市朝。以殺止殺。以戰止戰。夫豈古人好爲此凶事哉。誠命其頑惡之輩。負固恃強。背逆天理。塗炭生民。訓之不聽。感之不化。不得已而後加之以兵。又必陳數其罪。明其爲賊焉。所謂罪者。獲罪於天主也。所謂賊者。賊害仁義也。夫然後代主命以征之。故曰征者正也。以我之正。而正人之不正也。此古人用兵之本意也。夫在五帝三王隆盛之時。尙有事征討。不一而足。况下此者乎。故天下雖安。忘戰必危。治天下者。文事武備。誠不可以偏廢也。然武備之事多端。今舉其要者。則曰軍政欲其清。軍威欲其壯。任將欲其審。

財賦欲其足。軍政欲清者。大權總攬于政府。內而參謀。外而將軍。皆分掌軍務之要焉。在內者。臨事必宜敬慎。立法必宜精詳。運籌帷幄之中。決矇千里之外。是其責矣。在外者。號令必宜明簡。賞罰必欲允當。智仁信勇嚴。又其不可缺一者也。軍威欲壯者。軍威在將。而亦在兵。將明而毅。兵足而精。軍威自壯也。上古之時。寓兵于農。法誠良矣。有唐府兵稍近之。然亦不久而廢。此後軍自軍而民自民。畜兵少則兵力不用。畜兵多則兵用難給。是必隨時制宜。務得其中而後可也。任將欲審者。大將之得失。係舉國之安危。得人則昌。失人則亡。自古書史皆有紀錄。可爲明鑑也。財賦欲足者。凡軍國之需。皆取給于民。故以通治稅歛。以義動甲兵。則不慮度支之不足矣。倘窮兵黷武。賦役繁興。必至民不聊生。盜賊竊發。欲求夫治。反激之亂。惡乎其事也。惟至于

聖教廣揚之時。軍政不患其不清。軍威不患其不壯。任將不患其不審。財賦不患其不足。何者。其時義理明著。人人體行。凡有兵民之任者。必多清正自守。忠良自期。一切立法。必求美善。一切弊端。必思革除。侵漁虛冒等事。所犯者鮮矣。軍政安得不清哉。至于兵卒。必謹在下聽命之分。少有越禮犯法之事。平時既忠忠義存心。遇戰自能奮勇當先。所以然者。非徒懾于嚴威。惕于賞罰也。其志實以爲盡忠于國。即所以欽崇乎天主。不親上死長。又何能獲無窮之榮福。免無窮之永禍乎。惟其然也。故勇敢向往之氣。無不以一當百。又誰得而禦之。兵卒如此。軍威安得不壯哉。至于任將。其所代者。主命征討之權。而所關者。天下依戚之重。尙有不隆大其事。詳察其人者乎。况夫衆人之舉保。多出大公無所存私。倘所舉者。若非大將之才。彼豈肯爲一人之私榮。而誤

衆人之生命乎。豈肯爲誤衆人之故。而誤自己之靈魂乎。斷斷乎其不妄任也。然果有其才者。亦必不敢過爲退隱焉。總爲天主厚賦其人。原爲衆人之公。豈爲其一己之私乎。故曰。任將不患其不審也。至于財賦。前篇急公課已詳哉言之矣。矧聖教廣揚之後。犯背逆之人必少。而動甲兵之事亦少矣。是以錢糧無年不盈。庫府無歲不增。積粟之久。又何止于餘三餘九哉。故曰。財賦不患其不足也。且也天下府郡豪傑之士。結爲義會。保民利國。偶遇四外侵犯。無不効忠至命。如此而猶慮寇氛之不靖者。未之有也。是知聖教一明。無事不宜。當此時。武備雖具。惟歛神武而不殺。文教大興。自廣聖化于無疆。自茲以往。其無刑之效。有道之長。尙可以意量也哉。

## 十鞏國基

粵稽歷代以來。國祚綿長者。莫如三代。而有周卜世三十。卜年八百。爲更甚焉。要其所以如此者。非偶然矣。蓋周自后稷教民稼穡。以農開國于始。厥後相承。積功累仁。惟恐獲罪于天。故大雅生民章曰。庶無罪悔。以迄于今。見其佑啟之久也。若夫太王王季文王。皆備聖德。而太姜太妊太姒。具有懿行。百餘年來。內外交助。其積德之深。貽謀之善。爲何如也。迨至文武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。群聖挺生。聚于一堂。自古未有也。故其時之政治。無事不推尊于上主。無福不歸美于先人。大雅文王之篇。已言之矣。其國祚之昌盛綿遠。夫豈易致者哉。迨至後世。大道不明。根本日失。而又無祖孫世傳之德。安得與周代媲美乎。至于聖教廣揚之時。大道昭明于天下。比古更真。聖賢萃會于人間。較

前尤衆。其享國之久。不特超越漢唐。亦恐遠駕姬周矣。何者。理國猶如理身也。一身之中。心猶君主也。臟腑猶臣工也。氣血猶軍民也。飲食情欲。內之患也。風寒暑濕。外之侮也。人身倘非沉痾痼疾。臟腑損傷。氣血虧敗。而陡獲不起之症。未之有也。乃若些微內患外侮之侵犯。自可謹于調理而愈矣。况無疾病者乎。誠因心君泰然。臟腑安和。氣血充足。疾病無由而致耳。一人之理身如此。聖教之理國亦然。方是時也。九重垂拱而無爲。百辟承流而宣化。軍吏各盡其本分。而少越理犯法之事。士民不至于饑寒。必鮮鼠竊狗盜之行。普天之下。一道同風。而惟欽崇天主。勉勵于忠孝謹忍萬善之行。克治己私。戒慎夫驕傲貪妒諸罪之根。人人良善。家家和睦。四海兄弟。天下一家。豈非儼然一天國也哉。其間尙有起不臣邪心之人哉。設有其人矣。而群衆又誰肯聽其非理

之言哉。言尙不能令人聽。而又何以得行其志哉。是因奉教之人。以肉身爲輕。以靈性爲重。若行此悖理亂倫之事。則靈性永墜冥刑之中。雖功名富貴反掌可得。亦斷不肯行此。緣肉身富貴。不過百年。靈性受苦。至於無窮。己尙弗爲。又肯助他人乎哉。無黨無附。焉有孑身能行其志乎。是以疆宇有金城之固。天下如磐石之安。聖子賢孫。永傳大寶于萬世。祥麟瑞鳳。吉兆國祚于無疆。凡此神聖功化之極治。悉由聖教係天主躬立之規矩。蓋造性之主。知人性所相宜。故能行之天下。傳之萬世。盡美盡善。而無弗攸當也。豈神人有限之德量。所得而比擬者哉。信乎金甌永固。玉蓋常明。國祚綿遠。常百千萬禩如一世也。

24  
161048  
(3)

24

161048

(3)